

2025-4-19

# 300 资本流转四矩阵与美元重置

---

大家好！今天聊天的主题是“资本流转四矩阵与美元重置”。原本还想聊点别的，可是北方的朋友说大家都很敏感，聊一点技术上的问题吧。我想了想也好，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大的历史转折关头，无论是北方的朋友、北美的朋友还是香港的朋友大家都比较的紧张，还是希望我们能在对未来有一个预判。

“关税战”从4月2号开始到今天已经是十几天了，大概齐的状况有一个初步的判断，但是“关税战”下一步会怎么走？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？会对投资有怎样的影响呢？众说纷纭！我想我们通过一个分析框架或者是一个模型、通过“资本流转”来解释一下子可能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，另外可能对投资有一些的帮助。

最近北美的朋友非常紧张，因为他们的看法与我是一致的，就是特朗普的第一张牌打出来了是“关税战”。特朗普是不是没牌了呢？当然还有牌。那么第二张牌就是“金融战”。不熟悉情况的朋友可能不觉得特朗普身上有牌。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是个事儿，但他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后边的“金融战”可能是血淋淋的。

北美朋友的一个初步的计算（我并不了解真实情况，我也不掌握实际数据）认为在美国大概有600万华侨或者是华裔或者是华人，他们持有的美元资产仅次于犹太人约略超过了6万亿美元。北美的朋友很紧张，因为当两个国家进入到一种严重撕裂和对抗的时候（如出现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对付日本人的状况）华裔或者是中资的财产可能会成为鱼肉。

除此之外我们也有3万亿外汇储备，还有接近3万亿的外汇外挂，资产总额应该在12万亿美元左右，这个构成美国人敲诈勒索的一个依据吧！之所以美国人敢那么大声音做这件事情、有恃无恐，其实是手

上有牌。这是个现状无所谓是非对错吧！北美的朋友非常忧虑，他们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或者是一个预判，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安排吧。

至于中国手上的牌我们也是只打了第一张牌就是“商品关税战”，我们的第二张牌“服贸关税战”还没有打出，我们的第三张牌一样是“金融战”的牌。现在第一张牌大家都出完了，现在在等或者是观察，看看情形如何然后开始准备出第二轮了。北美的朋友和香港的朋友其实已经紧张到极限了，可能国内感受不到这种张力、压力，我确实能感觉到外部的情形。

一般意义上的讲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具有“一体性”就是“高度互补”，同时它具有同质性。所谓的“一体性”就是中国有货，美国有钱，“货”和“币”合在一起就成为“资本”，合不到一起“币”变成现金，“货”变成库存。“同质性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两家的问题貌似不同其实是一样的，美国过度依赖外边的“货”，我们过度依赖外边的“币”。第三点就是中美关系具有“对抗性”，因为必须得有一个妥协。

如不能妥协就必须重构，重构的过程如到了美国人打金融牌的时候其实离战争就不远了。那么怎么来理解未来的走向或者双方如何出手上的牌，以至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判断，当然我们也一直有系统性的建议。有些建议可能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会有看法。

今天在讨论“四矩阵”之前，我想重复我对《资本论》研究的一些看法，每一次遇到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，总能看到马克思的睿智和他深刻的洞见。我已经说过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第一卷是写“价值论”，要解决的问题是创造价值的问题或者是他侧重点在供给的问题上面。

《资本论》的第二卷第三卷（当然第二卷是马克思重点要写的、第三卷是恩格斯攒出来的）说的都是“资本流转”，讲的是需求的问题和供给需求平衡的问题。

其中，我的四矩阵的分析框架脱胎于第二卷。我想，听过我讲《资本论》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基本的逻辑和分析框架。流转的部分就有一个资本向何处去的问题，资本为什么发生区域间流转，资本为什么发生结构性流转。区域性流转，比如欧洲资本向美国资本转移，这是区域跨区域流动。结构性流转就是资本为什么会冲向动产、不动产或者是资本为什么会离开不动产和动产，而向商品和现金转移。

就马克思的判断，资本的流向与创造价值能力相关联，就是能创造价值的地方，资本必然会去。原理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今天再重复一两遍，因为好多朋友是新来的。我有一个看法：资金是重量叫公斤，资本是能量叫公斤米。资金必须进入流转过程中才能变成资本。资金如不能进入流转，它就不是资本，它就不能产生资本利得。请注意我的陈述。好吧，我再说一遍，资金是重量是公斤。

资本是能量是公斤米。资金不能进入流转，资金就不是资本，它无法带来资本利得。按照马克思价值论的判断，资本会向着创造价值的地方流动。我先说框架，你好理解后边的四矩阵的分析框架，就是资本向某处流转，形成某处的资本积累。我一再说，一个地方的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资本积累率比较高。我国自1949年建国一直到2008年，我们的资本积累率都极高。

高到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位数，超过10%资本积累率。其中，像大跃进的时候，资本净利率高达40%，以至于过度的资本积累导致了生活或者是其他方面出现一些问题。就是你学过，你听了讲中庸之道，你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。资本积累率高有利于完成工业化。资本积累率低于负值，低于0到负值，经济必然陷入衰退和停滞，以至于萧条。所以，资本流转是极其重要的。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完成高度的资本积累，主要是由于五百年殖民。我国能够形成高度的资本积累。

是由于我国通过土改，通过工商业改造，进行了高强度的资产重组。在资产重组之后，进行了高强度的资本积累。我们集中的所有的

资源用于再工业化，以至于长时间之内，我们的生活状况处在一个比较朴素的状态。如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。如果有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，或者是新殖民主义认为西方的经济更为合理，那么我必须说它是一个现象的合理，但并不合天理啊。所以。

中国的持续数十年的较高强度的资本积累，创造了中国奇迹。这个奇迹最终也会形成某种情况的反噬，因为任何事情一旦走向极端的时候，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。我一再强调中庸之道，允执厥中。太低了不好，太高了也不好。一个人长跑，速度要控制在一个水平，要匀速。所以在我们的跑步和全球的跑步过程中。

形成了全球经济由平衡到不平衡到再平衡的过程。我挺佩服马克思的，因为《资本论》不太好读，其实马克思都说清楚了。第一卷价值论他讨论资本非常透彻。第二卷、第三卷讨论资本流转也说的非常清楚。你要知道，不带种族、阶级的情绪来回望全球经济，来回望中美经济关系，它会看到一些常人不易察觉的问题。

1978年之前那30年，我们虽然通过资产重组控制了有效的资源，进行了高强度的资本积累。但是这种资本积累的形式是不可持续的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前苏联为什么会倒下去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是需要改变的。我们好在有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思想家——邓小平。他在1978年他扭转的一个方法，在国家资本引入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形成三方斗地。

1978年之后，我国面临进一步的高速增长。这时候我们遇到的两个稀缺，一个是严重的资本稀缺。我们资本积累虽然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但如果要高速发展，仍然需要高速的资本积累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资本稀缺的严重问题。第二个是我们市场稀缺。我国本土的市场不足以容纳我们迅速崛起的工业。所以我们有两个稀缺的问题需要外部性来解决。所以1978年之后，中国改革开放，引入了社会资本引入了国际资本。其中引入的国际资本，既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的问题。



也为未来的金融战埋下了伏笔。市场稀缺的问题，因为开放、加入WTO，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稀缺问题，我们在外部获得了巨大的市场，但是市场稀缺的问题也留下了隐患。我再次重复中庸之道，就是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，既有好的一面，它可以极大的使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获得发展和提升，同时过度的依赖会形成反噬，它早晚会形成一个问題，这个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外部性或者是缘起的一个方向。

不必过度进行是非判断，站在马克思的角度来看，中美的关税战和贸易战，以至于即将发生的金融战，可能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它指向哪里呢？现在的指向就是我们以前过度依赖国际资本、过度依赖国际市场。现在，我们要想办法将国际资本的依赖度放低，放低到什么程度呢？放低到一个极为安全的程度，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要放低到一个程度。那么，我们就意味着今后要走的路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。

至于美国，因为他有着超级的金融能力，这个超级的金融能力导致他们过度的依赖国际上的商品供给，他对全世界的优良资产和全世界的优良商品有着巨大的需求，因为他的货币量远超本身的体量。所以他也需要重新来构建它的再平衡，他的再平衡通俗的话讲，就是再工业化。这个再平衡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觉得是天方夜谭，但我想就特朗普的认知能力而言，这是一条必由之路。

简单做一个总结，中国有货，美国有币，合起来构成货币，当美国的币与中国的资产和商品进行流转的时候构成资本。美国，从与中国的货与币的结合中获得了天量的资本利得，所以我说这是一体性，互为表里；我说的同质性就是由于我们过度依赖他的币，他过度依赖我们的货，我们都形成了结构性失衡，所以，他们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也在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。

为什么说中美关系一体性、同质性之外有对抗性呢？美国人有一个很神奇的思路，他完全不懂资本论，不懂离开货的币是资金，所以

他想将货关在门外，或者是他想按照他的逻辑来定义我们的货，比如说让我们贬值，使我们的货再便宜50%，然后重构他的再平衡。这是一种劫掠行为，它必然表达为对抗性。而我们是希望他们在币上面松松手，所以这种对抗性是不可避免的。

好，我们讲一下四矩阵，我原来跟大家讲投资，讲过四矩阵。讲四矩阵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没有分析框架和数学模型，所有的判断都是直觉，直觉会错，直觉如浮云。我概述的四矩阵未必正确，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但毕竟是一个分析框架。当这个分析框架与经济的四个周期相结合，它就变得有点意思了，可能会给你更宏观的一个分析的工具，也可以让你更冷静的看事情。

四矩阵，是我将不动产放在左上角，动产放在右上角，商品放在右下角，现金，现金是广义的现金，包括黄金放在左下角，构成一个矩阵。资本会在矩阵中反复的流动，有的时候它进入不动产，中国在2008年到2018年这时间，大量资本涌入左上角不动产，美国这几年大量的资本涌入动产，就是股票、债券等等。当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，会大量资本涌入商品。

当经济出现问题之后，会涌入现金或者黄金之中，现金和黄金的关系，我们一会儿再讲。我先讲一下这四个矩阵，我先定义下什么叫不动产？不动产就是土地、房屋、工厂、设备、交通运输、通讯等等所有的固定资产，我们统统将它定义为不动产，不动产的特征就是它必须折旧；什么是动产？是流动性较高的流动性资产，股票、债券等等全部的金融产品；商品，就涵盖了大宗商品，也涵盖了一般性的服务等等，包括能源。

包括大宗，也包括非大宗，一般的消费品，也包含了服务；现金，这是一个广义的现金概念，它包含了银行存款、黄金、数字货币等等一切可以用作支付手段的工具。在某种特定时期，有些商品也可以理解为货币，例如茅台，它是个广义的现金概念，因为有的时候，

人找人办一件事儿，不一定去拿1万块钱，可能是拿一箱茅台，如此等等。凡具有这种支付手段的工具就是广义的现金了。我讲完了资本流转的这个四矩阵。

我现在将它与经济的四个周期做一个对应。经济进入复苏的阶段，现金或者叫资金，或者是一切的支付手段会迅速向不动产转移，注意我的话。好多人在讨论房子什么时候涨的问题。当经济进入复苏周期，现金会进入不动产。进入不动产以后，形成了繁荣期。进入繁荣期，会有人率先将不动产清掉进入动产，当大家都清理不动产进入动产，就进入经济衰退了。

经济衰退之后，大家离开动产抛售股票、债券；这个时候为了生活所必需，以至于为了某种保值的需求，会进入到商品；衰退周期进入商品之后，开始进入萧条；因为商品无法长时间驻留资本，那么迅速从商品还原为现金，大萧条时期，商品的价格也会暴跌。这个是我今天提醒大家注意的，如何来理解商品。我们好多人在买的股票，涉及到商品要考虑周期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就会还原为现金黄金等等物品。好吧。

我刚才说过了，马克思说资本是必须要逐利的；你看到的资本在四矩阵里面的流转是资本逐利的过程，你看到资本在四矩阵流转是资本避险的过程，你看到资本在四矩阵流转是国家干预的过程；好，我将资本流转的动因——无论是区域性流转还是结构性流转，动因都是三个——第一，资本是逐利的；第二，资本必须避险；第三，国家干预；这三件事情结合起来，形成我们对资本流转、时间、规模的判断。

我们做经济学分析时有巨大的问题，我其实原来想讲《经济学的反殖与抗阀》，这里边就想指出一些我们广泛运用的经济学的一些误判；我们一般是对资金和资本的理解不到位，比如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；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吗？如果你是拿来

做补贴，他就不是积极的，是消极的；如果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由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，你认为这是积极的，其实这是消极的。

经济学有的时候，当它过度概念化和抽象之后，它更像神学，而不是指导实践工作的工具，就是它会成为被利用的一种手套或者工具。我不是说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有问题，我每次讲课我都怕，因为它不解决问题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直接税立法，而不是补贴；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是将资金引导入四矩阵里边的上三个角；他资本化之后，有了资本利得才是积极的，这才是宽松的金融政策。

积极和宽松是这样一个情形，还有供给与需求。理论上我们是货品的供给方，美国是货品的需求方；供给和需求都有边际，当供给出现严重的过剩，它确实是有一个内卷的问题；当需求疲弱也确实有问题；所以供给与需求存在着内部性和外部性，不能一概而论；所以在资本流转，国家干预变得极其重要；此外对通胀与通缩的理解，也是有巨大的问题；我在说什么呢？我说了刚才一大堆话，我想说的重点是。

各国的经济周期并不同步，各个国家干预的方向、力度也完全不同；所以你要想真正的理解经济的走向，它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工程；我的看法是中国自2020年就进入衰退周期了，2023年如政策得当应可以走出衰退，但是因为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2023、2024年我们没有走出衰退，陷入了萧条的过程，我们比他们都早很多。

理论上，中国的经济周期比美国早了4到5年；我们现在在2025年，我们仍然处在萧条的过程中，从萧条走向复苏这样一个历史进程，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呢？我是有信心的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选择最优的制度安排、政策选择，尽快的让中国经济走出萧条周期，进入到复苏周期；当然，每一个人对衰退和萧条的理解都不一样啊；不管怎样，我们比美国早了4年到5年，所以应对的方案也不一样，我们需要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。



是早一点好还是晚一点好呢？我一再强调经济学没有是非对错，主要是看你应对的方法如何；好的一面是我国提早进入衰退，进入萧条，所以我国的资产价格整体上不管是不动产还是动产，都贴在地板上；也就是说，再有外部性的风暴，我们其实受打击的程度有限了，因为我们原本就在地板上，再打一下子，可能下陷一尺就完了，这是好的一面；不好的一面就是我们转向复苏的时候，正好外部性可能正在进入衰退和萧条；我们的外部性不足以作为我们复苏的依据，这也就是我们提出来一系列政策的原因。

我刚才讲了四矩阵，讲了四周期，也讲了刚才周期的不同步问题。美国可以确定已经进入衰退周期，是否迅速由衰退转入大萧条，我今天不能给结论，因为特朗普太多变了；但我觉得这个历史过程逃不过去，早一点儿、晚一点儿、深一点儿、浅一点而已；尤其是目前我注意到川普和川普团队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，其实是反周期的；

也就是说在国家干预的问题上，美国做的不好，这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，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《资本流转四矩阵与美元重置》，就是为什么美元必须重置；如我是川普或者说我是川普的经济政策顾问，我采取的策略与今天川普所做的完全相反；我会在上任的第一天，解除对中国的一切经济制裁，解除对中国企业的一切制裁，解除对中国乃至香港一切个人的行政制裁。

我会第一个访问北京，然后请求中国带资来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。比如说带资1万亿美元来重建全美的基础设施，包括机场、码头、铁路、高速铁路和公路，花四年时间完成第一轮的重建。我会允许美国所有的商品，它包括高端的、甚至涉及军事的商品出售给中国，实现贸易平衡。其实这个做法的意义在于，在特定历史时间必须给币找到货。

使币、现金全部进入美国的资本积累，将美国的资本积累率拉升到10%以上，使美国经济增长到6%~8%。如果拉升到10%，并且效率极高的话，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到8%的，这个时候再来解决其他问

题。然而川普真的不懂，川普身边的经济顾问搞反了，他将币和货切开了。币和货切开的那个币是美元，切断货的美元，离开了资产和商品之后，它将还原为现金，它将导致美国资本积累率狂降。

理论上，特朗普应该拉着中国胁迫全世界，实际上他们的团队肯定想拉着全世界胁迫中国。但是4月2号的表达他就没打算拉谁，他就是开始胁迫全世界。作为一个有哲学高度的人，或者是对历史纵深、熟悉经济史的人，贝森特是研究经济史的，做出如此的选择，真的是让人无言以对。该说这个团队什么好呢？我也理解川普团队的思路。

在过往的美国处理经济危机的经验之中，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美元充值。美元充值的方法，甚至包括英镑充值的方法，我讲过。也因为讲这个事情得罪了那很多人。主要是得罪香港的有关人士，也得罪了国内的一些朋友，他们对我意见很大，甚至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不去计较了。美元重置的前提是美元充值。上一个充值是1985年广场协议，通过日元完成了美元充值，完成充值之后又迅速通过解体苏联完成二次充值，使美国进入新的发展高峰。

当年英国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问题，是英镑在香港完成充值。1983年12月港币取消了主权法币地位变成了联系汇率，1984年《中英联合声明》附件3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英镑充值的制度性设计。英国在香港14年时间，不是14年，我是1995年过去的，12年时间，房价上涨了700%。因为所有的优质的地和房子都在英资手上，所以他们套现、返身回去。

将已经70%国有的英国经济迅速完成私有化，挽救了大英帝国。当然日本当年广场协议之后被掏空；现在日本，别人一说日本258%的国债的负债水平。日本是通过国家负债来背负了企业负债，而企业的资本通过某种方式全部流入了美国美元之中，完成了对美元的充值。当然后边还有苏联，苏联的解体过程中美元的充值。他有个惯性思维，这回还是想完成一次美元充值之后完成美元重置。那么美元充值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一次并不具备。

美元充值的必要条件是，给予充值的国家，必须拆除金融壁垒，必须丧失金融主权之后他才能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他不拆除这个壁垒，比如说自由兑换，资本想要自由兑换。我国现在没有拆除这个壁垒。你仅仅是依靠个别人、一些组织、一些机构、一些人，来做某种的充值的努力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。此外，当今世界除了中国拥有足够多的优质资产和优质商品之外。

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也确实拥有相当数量的优质资产和优质商品，但能否构成美元充值呢？答案也是否定的。因为日本被充值过一次，所以这一次他们不会重蹈覆辙。日本如果拿不下，台湾、韩国其实是挺困难的，虽然台湾台积电可以拿走，这可以。（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复杂的问题，省得又这样那样，好吧。）欧洲呢？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半的犹太人在欧洲，欧洲的老钱是拒绝给美元充值的，会翻脸的。

我必须说，中国是幸运的。如果2016年是希拉里当选，其实我们的压力会变得天一样大。但非常幸运，特朗普上来。特朗普上来之后，再加拜登的四年，彻底打乱了美国在金融上的布局。虽然他们后来搞了很多事情，做了很多充值前的预热准备工作：2018年的贸易战，2019年的黑衣风暴，2000年的生物战等等吧。

但由于川普的一通王八拳。由于拜登的，他倒不是王八拳，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没有能力，或者是糊涂，或者是糊弄。给了我们八年时间。所以我可以确定的说，美国错过了充值的最优时机。因为美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期和繁荣期完成充值。当它进入衰退期和萧条期的时候，它是不能进行充值的，无法充值的。除非使用战争等特别的殖民手段，很难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充值。很遗憾，随着特朗普当选。

美国已经提前进入了衰退周期，甚至可能这个衰退周期很难持续12个月，最长也不会超过18个月，美国将陷入大萧条。所以美元没有完成充值，所以美元必须开始重置。这个重置的过程已经开始表达为

黄金价格的持续攀升，我想我的分析框架和逻辑链条梳理出来以后，大家可能对整个的事情看得就比较宏观，比较清晰了。

现在我们要观察的不光是美国，美国我确定他进入衰退期了。衰退期的进程是怎样的，长度是怎样的，何时进入萧条期，能进入到一个可能是个大萧条吧。那么他和我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，它是我们的外部性，我刚才说了具有一体性、同一性和对抗性，所以他会对我们构成强大的外部性影响。即便是我国现在处在萧条的末期，应该在今年下半年走出萧条进入复苏，但是由于外部性的干扰，可能会拉长我们这个转身的长度和步伐。

我讲这些都涉及到投资者对外部市场和内部市场的基本判断和理解。我讲投资课，我现在无法回忆是在2019年还是2020年，我就开始跟大家提短股长金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基本判断的框架就是四矩阵，有听课的朋友都记得四矩阵和四个周期，基本的分析框架和逻辑链条都是这个，只是当时没有deepseek无法完成建模，现在我们可以将它进行建模了。建模之后可以看得更清晰，可以对时间和空间更准确。

美国由衰退周期进入萧条周期，其中一部分的资金会进入到商品。当美国完整的进入萧条周期，资金会退出所有东西，不动产、动产、商品进入现金状况。美元一旦进入萧条，进入现金状况，会大规模溢出，会跨境流动，所以对时间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对空间的结构的理解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对于我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，时间性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政策的针对性必须非常强。

我们要用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来处理内部性和外部性。特朗普手上的牌我说过了，我本来今天还有一个章节是讨论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或者政策选择，我今天就不说那么多了，或者是我们再放一个时间，因为政策选择这个，我得分析米兰和贝森特的逻辑框架，这个时间长度要超过半个小时，我想我今天这一段放过去了。当下的美国的政策选择，如果是以币换货，那么必须解封。



当下美国的经济政策选择，如果是以币换货，那么他们就必须结束与中国的关税战和贸易战。但现在看来，他们可能没有考虑货和币的这种辩证逻辑关系，对于一体化和同一性理解的不够深刻。更多的思考是以币夺产，以币夺产这个事情，目前美国不具备硬性条件，就是美军，硬实力不够，软实力使不出来，你靠别的国家的一些殖人，一些汉奸，或者是这些东西来处理这个问题。现在这个情况也不够理想，硬的和软的夺产这一块也做不到，那么最后一个。

美国人以币换货以币夺产，最后一个是以币亡国，用货币战的方式使对手死掉，就像当年处理苏联的方法。日本就差不多是半死，苏联是解体。这个事情我可以给出基本的结论是绝对做不到，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，他是绝对做不到，所以我觉得他政策选择的空间越来越窄。所以他在政策中反复横跳的时候，美元会出现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美元的价值会迅速进入重置，好吧。美元重置表达为三种类型，第一种就是黄金。

或者是我们说美元贬值的三种类型，第一种就是黄金，它对其他货币不贬甚至反而升值，但是他对黄金会逐渐猛烈贬值。现在就是这个状况，就是黄金的贬值，重新定义美元的价值。第二个贬值的方式就是美元指数，美元指数对应的是欧元、日元、英镑、瑞士法郎、瑞典克朗，这是美元指数的大幅度的下探，目前也开始出现大幅的下探到了100以下。第三个贬值的方式或者美元重置方式就是购买力平价。购买力平价如无法进行精算，可以看它的通货膨胀水平，那就是购买力下降的一个清晰的标志，就是美元重置的三种方式。

我想我今天讲完分析框架和分析的逻辑链条之后，对美元的重置和贬值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你们心里有数，并且可以作为自己投资的思考和依据。我想最后说几句我国的策略，这个事情其实不应该说，因为说了以后可能又惹麻烦，封掉平台，可是我还是点到为止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要破除两大迷思或者是谬论，或者是谬误，不要谈大

棋观，也不要谈大局观，不要说我们有一个大局，我们有个大棋，不要。至诚无息，为物不贰。

一说大局，就使得迷局看不透了，一说大棋，就使得政策走向了恍惚，不要这样的谈论问题。策略，我今天说十点，记一下就行了，今天不展开。第一，人民币锚定工业用电，就是与工业用电挂钩。第二引导双外汇回归，就是外挂外汇和我们央行持有的外汇双外汇回归。第三，建立国储委。第四，以国储委3万亿美元的国家储备为依据，发行20万亿稳定币。第五，以稳定币开启水循环系统建设，将所有的创造的现金变成资本，形成资本利得，形成消费拉动。

第六，直接税立法。我们需要真正的积极的财政政策，直接税立法立刻可以解决全体国民消费的问题，并且可以大幅度增加消费，这个消费不仅可以解决国内的供需矛盾，甚至可以解决全球的供需问题。第七，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。拉动消费或者是刺激消费都是错误的，必须建立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，我们有时间。第八，执行新的马歇尔计划，对那些我国的圈层结构、我国的经济生态提供新马歇尔计划。第九，人民币维持与黄金的相对稳定。

并迅速对美元进入升值通道，我们从此开始再也不向美国和全世界输出通缩了。第十，我们要对中国的圈层结构、中国的生态圈之内的国家取消关税壁垒。一共十个建议。好吧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其实我很辛苦，也很累，我刚刚植完牙。好吧，我就说这么多，涉及到具体投资的问题，星期天下午三点钟有空，我们再聊几句。好，周末愉快。